

第二十章 梅雪香靜夜聽琴 蘭香谷重陽聯句

梅雪香自搬到自芳館北，每欲一見猗猗。無奈相隔一牆，真是銀河修阻。且喜牆不甚高，站在幾上，可以窺見院南。時常移几在牆邊窺探，卻亦玉容深瑣，住了上十日，無計可施。時值八月晦夕，雪香孤寂無聊。坐到三更，偶出戶外見自芳館燈影斜射牆頭，曰：「小姐猶然未睡耶？」遂移几到牆邊窺探，隱隱聽有聲息。雪香悄悄攀條逾牆，近窗竊聽。芷馨謂猗猗曰：「今早老爺對太太說，要把小姐許字秦相公，小姐你說好不好？」猗猗曰：「芷馨你怎如此胡言？」芷馨曰：「是我親耳聽見的。小姐若是得遂這段姻緣，倒是天生就一雙美人哩。祇有太太尚在兩可之間。」猗猗問：「太太怎樣？」芷馨曰：「太太也愛這秦相公，但嫌他是遠處人，意思還想在西泠選個才郎。若實沒有中意的，方許秦相公坦腹。」猗猗曰：「孟耀德遇梁伯鸞，雖遠亦近；謝道韞逢王凝之，雖近亦遠。祇分怨偶與佳偶，何論路遠與路近耶？」芷馨曰：「我也是這樣想哩。」猗猗見壁上琴，因曰：「此琴自秦生在館北住後未曾一彈，不覺就有微塵在上。」芷馨試去塵垢曰：「小姐今夜何不譜一曲兒？」猗猗曰：「恐秦生聽見。」芷馨曰：「他一人孤零想必多時睡去，此刻怕不在黑甜鄉里作好生涯，那復得聞小姐絲桐妙韻。」猗猗遂焚香操琴。琴罷，猗猗謂芷馨曰：「夜已深矣，可睡去。」雪香急轉身，扳條踰牆而過。芷馨隨猗猗出戶，見牆邊樹梢隱隱微動。猗猗曰：「莫有人在牆外竊聽？」芷馨曰：「這早晚尚有何人？」同關門睡去。

雪香歸到房中，喜不自勝。曰：「今夜不知醒裏夢裏。前見其貌，如為再世楊妃；今聞其琴，又是知音卓女。音律既佳，吟詠必妙，如此有貌有才，我梅雪香怎禁魂飛魄散。幸得他的父親已有館甥之意，真是奇緣作合，但阿母猶在兩可之間，萬一其中有變，我不意是空到天臺？」沉思良久，又曰：「聽那婢與小姐之言，亦是留意於我，且慢尋個進步，與他作文字交，緩緩敘及婚姻，使他心定亦可成得一半工夫。」主意既定，遂每夜隔牆竊探，總不聞聲息，亦不見芷馨出戶。雪香歎曰：「何相見之難？」

如此至九月初八，月鑒邀瘦翁去遊西湖。瘦翁見雪香欲與同去；雪香心念猗猗，託疾不往。瘦翁曰：「秦君既有微恙亦不相強，但西湖之遊三五日方返，不能相陪，奈何？」雪香曰：「賈翁何必拘此形跡。」瘦翁命童兒晚奴曰：「你服事秦相公，須要盡心。」晚奴應諾。瘦翁遂同月鑒遊西湖去。

次日初九，乃是重陽佳節。猗猗命芷馨置酒自芳館，以作登高之會。池氏亦命晚奴送酒雪香，雪香謂晚奴曰：「你家裏有事，不必來伺候我。」晚奴遂出。池氏到自芳館與猗猗同飲。雪香聞有嬉笑聲，急移几牆邊，於竹林密處窺之。那猗猗坐正向外，雪香飽看一回，自思曰：「前於啟後戶時見之，不過祇一轉瞬；即那夜隔窗窺之亦不甚真，今日看個十分飽，越覺得人間無、天上亦不多有，祇怕我梅雪香沒這大福分得親玉體哩。」少時，池氏出席，謂猗猗曰：「牆外有客居住，你們說話要放檢點些，不宜高聲。」猗猗曰：「孩兒知道。」遂送池氏出館。

池氏既去，芷馨謂猗猗曰：「今日重九高宴，無詩以紀之，可乎？小姐易做幾首？」猗猗曰：「我與你聯句罷。」芷馨曰：「婢學夫人，終欠大方，且小姐出口成詩，我怎麼趕得上？」猗猗曰：「又沒有刻燭擊鉢，遲些也無妨事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做起韻。」

蕭瑟起秋風，佳節屆重九。（猗猗）

佩萸始何時，登高從古有。（芷馨）

正合開華筵，借以助壽母。（猗猗）

芷馨曰：「今日太太同來宴會，小姐借以祝壽母之句，恰是今日情景，不得移到別處，可謂語不泛設。」猗猗曰：「不必說好說歹，你且續來。」芷馨復聯云：

敬上菊花杯，共傾桑落酒。（芷馨）

樂事可賞心，新詩復在口。（猗猗）

不礙催租來，果能題糕否。（芷馨）

我本長吟人，爾亦忘形友。（猗猗）

芷馨沉吟一會，曰：「才盡矣。」雪香在牆外聯二句云：

落帽客何為，循牆立已久。

猗猗聞之，驚走向裏面去。雪香曰：「賭句聯吟真是快事，何為見拒乃爾？」欲呼芷馨與語，芷馨亦入內去了。

雪香回到房中，自悔曰：「真不該如此孟浪，假若他向母說我在牆外看他，這裏便住不穩了。」又轉念曰：「那小姐斷不如此薄情，且待那婢出來時，我定要與他說話。」少時，晚奴送午飯入，雪香問曰：「你家有個婢子叫甚麼？」晚奴曰：「叫芷馨。」說罷即去。